

情感励志小说

XINGFU
LU WANWAN



幸福弯弯

汪道林◎著

他和她们并肩行走时，
他喜欢看她低着眉，
抿着嘴，
几分害羞、微笑的样子。
每每那时，
他心醉飘然，
仿佛是走在了中秋的月夜里，
内心温润润的，
如一首暖暖的歌。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XINGFU
LU WANWAN



幸福之路

汪道林◎著

时代出版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路弯弯/汪道林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396-5830-8

I. ①幸…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3748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9.2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宿命论的悲剧色彩与幸福观的深度认知

——汪道林长篇小说《幸福路弯弯》思想性之我见

一

俄国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曾经这样慨叹：“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才能给创作定下了那么高的要求之后，写作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在当前市场经济至上、快餐文化泛滥的今天，少数仍然坚守在精神殿堂里枯灯黄卷的文学爱好者，更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喟：“小说越来越难写了！”这种感喟意味着不论是作者、读者还是出版社，都在以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对小说创作提出了更高层次、更加严格甚至是更为苛刻的要求。

小说难写，自然难在文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统一上；当然，思想性是小说的核心灵魂。所以著名的散文家秦牧这样说：“一篇小作品也好，一部巨著也好，不管它有多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动人的情节、精彩的笔墨，如果它所表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不够好以至很坏的话，这样的作品也就大大失色以至于糟透了。”捧读汪道林的长篇小说《幸福路弯弯》，我是从文学编辑的角度来着重审视其思想性的——也就是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中所言的：“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小”反映到女主人公舒伊梅的身上，主要体现为宿命论的悲剧色彩和幸福观的深度认知。

二

宿命论的形成由来已久，北周《步虚辞》曾云：“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意即人从出生下来开始，其一生的贫富、寿数等就已经受到既定的遭遇限制，只能服从上天的安排，唯有顺天应人，才能积福除灾。宿命在古代的

中国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在古希腊罗马也有“顺应自然”“服从命运”的主张，因此它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和神秘宗教色彩。其实命运是不可预知且时刻存在变数的，人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努力上进，果敢抉择，才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从小在偏僻的西子湖边长大的舒伊梅，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幸运地接受了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但是激进的理念和叛逆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熏染到这位乖巧懂事的农家女孩。她是相信宿命论的，每次只要认为自己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总会拿徐志摩的那句名言“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来求得心理的平衡与精神的慰藉——这里的“宿命”，更多的是指生命生活中无法改变的现实。对于这种现实，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正在发生的，抑或将来必然发生的，舒伊梅最初的态度基本上都是默默地完全地接受。所以当陈蓝诺因为受伤而在暑假无法回家时，当所有的信件被父亲舒柏康中途拦截而得不到陈蓝诺的任何消息时，舒伊梅对自己心中悄然萌发的爱情最终还是产生了怀疑，认为陈蓝诺真会像父亲所说的那样：“陈家庄那小子已经变了心！”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游》）由于爱情的根基发生了动摇，或者说宿命的顽疾开始疯狂地滋长，悲剧的“种子”于是顺理成章地埋了下去：舒伊梅竟然听从父亲的摆布，实际上是以两万元的价格“卖”入了谭家；面对婆婆吴秀珍的冷嘲热讽，百般刁难，她基本上是逆来顺受，从不还嘴；与“十不全”的丈夫谭文玉初次见面，尽管惊愕万分，无法理喻，她却以上帝的名义寻求到了很好的借口：“是自我救赎的上帝，是善良派遣的上帝，还是这上帝就是她身体里与生俱来的一种坚强和勇气？”以至于在看到谭家院落里堆得乱七八糟的花钵，她也能心生感叹：“枯萎，是植物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即使是被安排到南林市造纸厂上班，舒伊梅也是完全听从了吴秀珍的指挥与安排，叫她去造纸车间便去了造纸车间，叫她去会计室便去了会计室，叫她遭遇下岗那更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这样的世界怎能不是灰暗的、无奈的？这样的人生怎能不是感伤的、悲哀的？所以在舒伊菊的坟前，“内心强大的她还是歇斯底里地痛哭了一回——为内心的委屈而哭，为现实的婚姻而哭，为凄凉的命运而哭，哭得那么迷惘无助，那么撕心裂肺，又那么酣畅淋漓……”

三

罗曼·罗兰说：“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舒伊梅的觉醒显然不是因为缺乏意志力，相反，恰是意志足够坚强，内心足够强大，使她能够将人性中的埋怨、气愤、消沉、迷惘、仇恨等等，全部包容下来。而要做到“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这显然是基于舒伊梅的性格善良这个前提的。

“善良的行为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卢梭）舒伊梅以夭折自己的爱情，成就了舒伊仁与苏子薇的美满婚姻；以对谭文玉的悉心照料，将原本难以接受之心化作了浓浓的亲情；以对父亲最初心中盘算的理解，使得舒柏康后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追悔不已；以对吴秀珍怪异目光与诡异行为的忍受，让吴秀珍最后良心发现，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儿媳妇……的确，“灵魂最美的音乐是善良”（罗曼·罗兰），正是因为善良的天性使然，舒伊梅即使处在人生的低谷时期，依然体会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小小幸福，特别是她第一次回家看到舒伊仁与苏子薇恩恩爱爱时，小姑子谭文婷处处与自己亲密相处时，车间李主任和财务室刘会计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时……可以这样说，善良的本性铸就了她独立而不偏执、心伤而不绝望、平凡而不平庸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赢得了所有人对她的同情、理解和尊重，即使是吴秀珍也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

“爱和善就是真实和幸福，而且是世界上真实存在和唯一可能的幸福。”（列夫·托尔斯泰）舒伊梅的生活尽管比较不幸，但她在爱情的体会上相对要幸福许多。陈蓝诺用十年的坚守，让她尝到了被爱的滋味；杨仲夏以兄长般的关爱，帮助她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这两位男主人公虽然最后没有与舒伊梅终成眷属，可这种结局还是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其实，爱就在身边，幸福是一种感觉。舒伊梅明显察觉到了这种幸福，她权衡再三，之所以做出放弃被爱的决定，是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爱情可以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天地。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个大家庭。婚姻不仅仅只要爱情，还要生活。生活是现实的，既要与柴米油盐打交道，还要融入各自的家庭。”舒伊梅的分析不无道理，她如果选择与陈蓝诺百年好合，不仅不会被陈蓝诺的母亲接受，而且

也会伤害到杨仲夏对自己的付出；同样，她如果选择与杨仲夏喜结连理，这叫陈蓝诺情何以堪，同时也无法报答婆婆吴秀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对自己的保护，因为在舒伊梅的潜意识里，血永远是浓于水的，亲情永远要大于爱情，这也是她最后决定搬回谭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在对爱情的体会上，舒伊梅的感受与莎士比亚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四

将“宿命论”淬火为“幸福观”，既有偶然因素，更有必然原因；准确而言，“天下没有偶然，偶然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钱钟书）。先说舒伊梅无奈地嫁入谭家，尽管心灰意冷，尽管心有不甘，尽管心生怨恨，幸运的是，她在谭清玄的书房里为困顿的心灵找到了栖居之所，在谭清玄的豆腐块文章里找到了共鸣之处，并且产生了想写故事的想法，“只要一有空闲和机会，她还是要往楼上跑，然后沉浸在她编写的小说《正值花开》的故事情节里”。以至于小说的结尾，当杨仲夏无意中翻看到那部还未完成的小说手稿时，“心海的涟漪不再是微漾了，而是卷起了滔天巨浪”，同时情不自禁地诘问自己：“自己要做到如何的优秀，才可以真正走进她的生活呢？”这种必然性之中所蕴含的不可确知性或者说偶然性，无疑埋下了一个精彩的伏笔，给读者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也给作者今后的创作留下了更大的余地。

舒伊梅命运的转折点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发生在毛毛出事之后，她在鲁付春心怀不轨的安排下，被调入厂会计室从事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财务工作；“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她在报纸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则关于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消息后，就认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舒伊梅为自己决定参加自学考试“兴奋起来，脸上挂起了自信的笑意”。以金石可镂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换来的成果是双喜临门：“就在陈蓝诺与谭文婷双双离开的第二天，舒伊梅接到了南林市税务局的录用通知书，这天恰好是她二十八岁的生日”。第二个是舒伊梅遭遇下岗的经历，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不仅是偶然中的必然，而且是舒伊梅为自己逃离谭家、经营水果的果敢抉择而感到欣慰的地方。在自

食其力的过程中,舒伊梅其实不仅仅只是得到了翁香玉一家的无私帮助,实际上还有谭文婷的默默支持以及吴秀珍的暗中资助。这段经历给予读者一个启示:命运的折磨就是命运的恩赐,通过自身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逆转!也是作者在后记中所强调的:“她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份坚定和毅力,那份高贵与恬淡,能引领人宽以待人,又能激励人奋发向上,还足以启发那些把日子过得迷茫的人,那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去深度地理解幸福所蕴含的哲思与意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思想性的高度一般会决定艺术性的深度,会拓展文学性的宽度。《幸福路弯弯》在思想性的挖掘与探究上进行的有益尝试,诚然值得可圈可点;但这毕竟是汪道林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文本上来看,个人认为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仍可生动一些,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仍可跌宕一些,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仍可凸显一些;但瑕不掩瑜,诚挚地希望汪道林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衷心地希望大家享受到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钱续坤

一个时代的记忆与伤痛

——读汪道林长篇小说《幸福路弯弯》

一部小说完成就意味着作者终结了一段历史,但伴随数月、数年的创作过程的记忆却成了一道鲜明的疤痕,从此疤痕成为一种标志或者一个符号。汪道林在未出版下一部小说时,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幸福路弯弯》,就成了她的标志和符号,提起她,就会让我想到她的“幸福”与“路弯弯”两种意象的组合。这是一种有趣的精神印记。一部作品给人印象深浅,符号是很重要的。《百年孤独》我读了两遍,内容情节忘了,但“百年孤独”这个代表马尔克斯的符号却不会忘,并成为抵达生命和灵魂深部的一把钥匙,它将沉在记忆角落里的艺术知觉和想象提取,从而又能得知《百年孤独》写了什么。又如,海子的符号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别的符号无法取代,他一生的创作及诗歌王国承载的东西很多,但被人们普遍喜爱的符号只有一种。

文学艺术符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朴素的词汇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精神内核,它回避了歧义与深奥,却意味深长;它拒绝朦胧与暧昧,却蕴含活力。汪道林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历史中的情感伤痛,找到一条弯弯的幸福路,使之消解。那是她亲历过的时代,那个时代城乡人们之间有一道巨大的关卡——户口,社会因此而分等级,价值观随之扭曲。美丽的农村姑娘舒伊梅屈从父意,嫁给一个身体缺陷被称为“十不全”的城市男人;她的父亲得到两万块钱,把她送上了农村人普遍看好的“幸福路”——物质层面是条衣食无忧的“坦途”,而她的精神却因与自己心爱的有为青年陈蓝诺的分手而绕到现实之外的“梦途”。虽然从农村来到城市,她有了一份工作,但身份的胎记一时难以磨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尤其与丈夫的感情,完全靠她的那份善良来维系,灵与肉全然脱离了“幸福”。她意识到自己将葬送在这种

“幸福”之下。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一家家国企改制,现实开始动摇“国家人”固有的优越性,物质层面的“幸福”成为很多人的梦魇。舒伊梅也下岗了,但她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并坚持独立自己开店谋生而开辟和拥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幸福路,同时那条曾绕开她的爱情的幸福路也慢慢显现出来。丈夫去世后,她的情感踏上寻找幸福的征途。从梦境中回到现实的陈蓝诺对她痴情不改,而她却于生活中获得了另一个男人的真情与力量。选择,面对弯路。心智,懂得幸福。对于舒伊梅,幸福路弯弯,而小说中其他人物,寻找爱、追求爱、拥有爱的过程,也同样由时代和社会大环境的“独特性”,决定其幸福也必然路弯弯。当然,人们幸福观的不同,坚守与放弃取决于人物的命运归宿。也因此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男女关系及暧昧关系。

幸福是每个人都渴望的,汪道林提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但并没有去诠释和证明。她横截了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非常具有典型性,只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社会价值观及爱情观的冲突带给人们的是什么,人们的行为又带给社会的是什么。自由恋爱的语境下,是城乡两个社会的感情博弈,以至于“爱情”屈服于“幸福”。幸福观的狭隘化,是最危险的,它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颠覆。尤其是社会制度直接决定“幸福”的取舍,爱情被势利吞噬。现在城乡青年的爱情处处开花结果,得益于制度的改变,于是释放了人性的善,而幸福之路也就宽阔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当今这个时代似乎幸福不再路弯弯,然而急功近利的行为,闪婚使“爱情”成为儿戏。从这个角度来看,《幸福路弯弯》获得了文本的价值,它以别的小说少有的角度,关注一段历史及其人们的生活以及城乡的变化。

汪道林笔触细腻,她将人物落到生活本有状态,进行心理描写,以心理推动情节,以情节带动心理,双向作用,具有感染力。人首先是自身的冲突,因而心理的活动,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有别于其他小说的是,她将心理活动跟人物行动相伴,不仅仅是主要人物,但凡出现的人物,都有心理活动。做到心理气质不混同,是很难的,必然要管控语言的变化。汪道林把叙述变成人物内心的独白,让作者主观服从于人物性格,处理得不错。还有一个能代表汪道林小说特点的是,无论什么角色从出现到消失,都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但在情节设置上却又是这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的线索交叉,这

使得内容很丰富,一条条线索牵动着人物,使他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

汪道林的思维中有多种逻辑系统,她是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都是自学考取的;她还自学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她平时写散文、诗歌,去年开始写长篇小说,不断打磨直到交付出版,可见她有很强的驾驭事物的能力。长篇小说像一个庞大的工程,里面涉及的东西很多,它不是文字的简单码放,而是艺术的创造。这个工程不同于会计、统计逻辑系统,而需要形象思维,但它们显然对她的思路及小说结构布局、故事伏笔及人物描写有帮助,也就使得创作之路怎么弯曲,也在她的掌握之中。

我很欣赏汪道林的一个观点,她说:“人生是一种承受,承受痛苦,承受孤独,承受平淡,还要承受幸福。”承受,也是她赋予笔下人物的一种力量。

何诚斌



节令已到初秋，田野里的稻谷和玉米，始由青绿色转变为金黄色；与此同时转变的，还有那几株傲然挺立的向日葵，它们一个个扬着饱满的笑脸，问那从身边拂过的微风：秋天到了吗？微风让葱茏的树木以葳蕤的叶子回答：你美着吧！夏天的尾巴还没拖出时序的门槛呢！

的确，天气还十分炎热，日子也没有明显地短下来。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落日的余晖还笼罩着西子湖岸的陈家庄。村庄里不见炊烟升起，田野上也不见乡亲们匆忙收工的身影，就连麻雀、八哥等鸟儿，也不愿早早地归巢，唯有几声沉闷的犬吠从村头传来，搅得舒伊梅本就不安的心更加落寞起来——明天，她要远嫁，要离开她生活了十九年的故乡！

明天，于舒伊梅而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她有不舍。怎么能舍？这里不仅给予了她生命，而且给予了她初生的爱情。尽管陈蓝诺莫名其妙地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已有半年多时间了，但舒伊梅知道，陈蓝诺在她的心目中，如同这初秋还不愿离去的夏，牵挂正酣，思念正浓。

此刻，舒伊梅坐在西子湖的坝埂上，身子向前微倾，两腿屈在胸前，双手托着下颌，美丽却有点迷离的眼睛静静地凝望着对岸。她这样的姿势，几乎定格了整个暑期。她曾无数次设想，陈蓝诺会悄悄地从陈家庄溜出来，又蹑手蹑脚地“猫”到她的身后，轻轻地罩住她的双眼，那该是多么惊喜和快乐！

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天都快黑了，又一天过去了。她望着那正落下西山的火红太阳，心跟着往下沉，往下沉……

明天太阳最好不再升起，舒伊梅想。她真的好害怕天黑下去，这样离明天就不远了。她认为没有了蓝诺的明天，生活就等于是在黑暗中。

蓝诺怎么会说变就变呢？舒伊梅又想到这个问题上来。寒假期间，不

是还好好吗？还天天溜出来见面；返回学校前，他那么依依不舍，还说，快了，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分配后，生活安定下来，我就带你出去，我们永不分离……

你的誓言，这么快就忘了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忘了？你怎么会忘呢？这几年我的生日，你都送了写着温暖祝福的精美贺卡。

舒伊梅回忆着。想到蓝诺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生日那天，他还托他的朋友送来一束玫瑰花，尽管那是没有香味的假花，但是她的心里，瞬间花香四溢。紧接着，那个周末，舒小冉也送来了蓝诺的第一封信。她惊喜地打开信封，十几页的信纸，全是他压抑着的情感表白。他说，他终于考上了大学，终于实现了半个梦想；他说，他一半的梦想就是替她考上大学，另一半则是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带她脱离农村，走出穷山沟；他说，她是他的原动力，他是火车，他们未来的生活就是乘载着“动力火车”，一起驶向幸福的彼岸……

那时候，舒伊梅正沉迷在琼瑶的小说里，知道玫瑰代表爱情。那时候，她对爱情是渴望的，又是懵懂的，只知道她是那么爱慕他，爱慕了很久，却不知道那就是爱情。后来，他们真的恋爱了，她如梦似幻，感觉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比琼瑶笔下任何一个拥有爱情的女主人公都要幸福！

可是现在……她想要的幸福被父亲剥夺了。除了蓝诺，没有人能救她。如果蓝诺现在回家，或者传来只言片语，她就可以坚定地拒绝父亲安排的婚事。她不要嫁给一个残疾人，不稀罕成为城里人；她只想和蓝诺在一起，在哪都行，再苦都行！蓝诺，为什么要躲我不见？为什么？你真的是移情别恋了吗？我该怎么办……舒伊梅泪眼婆娑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

几只麻雀、八哥在身边飞翔，不忍卒看，又叽叽喳喳耳语着纷纷回巢。天色已暗了下来，偌大的陈家庄逐渐模糊成一团黑影。

要是往日，在这个时间点，舒伊梅会在家里烧饭，或者照顾小小。小小还不满两岁，是舒柏康最小的女儿。舒柏康共有五个儿女，大儿子舒伊仁腿有残疾，至今未娶回媳妇；二女儿舒伊桃三年前嫁到陈家庄去了；三女儿舒伊菊六年前在西子湖溺水而亡；舒伊梅生下来时，舒柏康没打算再要孩子，而村里人习惯把排行老末的女孩叫作“小妹”，家里人就自然而然地叫她“伊妹”——“伊”字是辈分。

小小的出世是个意外，孙爱兰到了知命之年，以为自己绝经了，谁知取

过环后，竟又受了孕，发现时已有五六个月了，只好生下来。为此，本来家里就一贫如洗，还被罚去 3000 元的超生款。

“伊梅”这个名字是她刚入学那年取的。当年，舒伊仁买了一幅中堂字画回家，上面正好写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舒柏康就为她取了学名“伊梅”，如此家里女人都是花名了：兰花、桃花、菊花、梅花。舒伊梅对父亲最为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为她取了个带“梅”的名字！大自然的花朵她都喜欢，可她最爱的是梅花和菊花——在她看来，梅花傲骨养气，菊花养眼养心。

夜色渐浓，寂静的田野里，除了蛙鸣此起彼伏，一群蚊子在身边哼着飞舞，再也没有别的声响。舒伊梅低垂着眼睑，西子湖横卧在她的脚下，水缓缓地流着，飘落的紫薇花瓣在水面上波动，好像要追随流水奔赴长江里去，她凝望着，伤感顿时又起，觉得自己就是这飘落的花瓣，淌进了茫茫的人生之河。

这样一想，舒伊梅的胸口又痛了，是那种从心底一直痛到喉管的刺痛。这段日子她总是这样，伤感时胸口就像被针扎般疼痛。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是要把所有的痛都吸进肚子里，一个人咽着，藏着。但她多少也是有些恨自己的，为什么不忍拒绝父亲？为什么要自己承受这样的痛？

大枫树的树冠穿过村庄的头顶，隐隐约约，独立苍穹。舒伊梅知道，在它的脚下，现在还正热闹着。她不想回家，不想看到那份热闹。

舒堂屋有个传统习俗，只要有一家办红白喜事，全屋的人都会主动上门帮忙——杀鸡、宰猪、打豆腐、炒瓜子、炸糯米圆子，如同过年一般。特别是明天，有来自城里的客人，她能想象父亲与叔叔、婶娘们那用心忙碌的样子。

舒堂屋与陈家庄之间相隔着西子湖。据说这西子湖一直通往长江，只是西子村并没有因西子湖而出名，相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改革开放潮起潮涌时，在农村，尤其是地处偏远的农村，贫穷的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西子村便是这样。

西子村是三铺镇较为偏远的村庄，分布有四个庄屋，分别是舒堂屋、陈家庄、上岭屋和下岭屋。上岭屋和下岭屋以西子湖埂坝为界，靠近舒堂屋这边的为下岭，紧邻陈家庄那边的为上岭。上岭屋和下岭屋里有着不同的姓氏，杂姓主要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从北方受灾地区搬迁过来的移民带来的。

舒堂屋距离三铺镇约有 25 公里路程,是西子村最小的一个村屋,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堂屋中心有一棵大枫树,整个舒堂屋就围绕这棵大枫树而建,舒堂屋子子孙孙就是在大枫树的注目与呵护下,一代代地繁衍生息。

这棵大枫树到底有多老,没有人知道——舒柏康不知道,舒柏康的爷爷也不知道。舒柏康的家就安在大枫树脚下,距离大枫树最近。其次是舒小冉家,由于她家的房屋重新翻修过,相比之下,舒柏康家的房屋就显得格外破旧,如果不是大枫树给它挡风遮雨,五间土坯房或许早就倒塌了。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大枫树越长越伟岸,老屋却越来越破旧。

云霾堆积,夜色渐深。一丝晚风掠过,舒伊梅猛地打了一个寒战,她将身体与两腿靠得更紧了。黑暗团团向她袭来,她被这无边的黑暗包围着,突然产生了一丝恐惧。她知道自己是不怕黑的,甚至是喜欢黑夜的。曾几何时,她与蓝诺一起,要等天黑了才回家——黑夜给过她温暖甜蜜和暂时安定的幸福之感。

与此同时,所有杂沓的记忆蜂拥而来。舒伊梅想起那个傍晚,就在这块石头之上,她与蓝诺紧挨着坐在一起,他轻揽她的腰,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静听他不均匀的心跳和呼吸声……她闭上眼睛,有多陶醉!只是在陶醉之中,却莫名地生发出一丝淡淡的忧伤。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忧伤!到底还是来了,他们的爱情,到底还是向现实低头了!一切都像肥皂泡沫一样破灭了,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起来。理想太美好,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舒伊梅感到自己的躯体,正在被时间和现实埋葬……

胸口又是闷闷的刺痛。舒伊梅抬眼望向漫无边际的黑夜,又做了一次深深的呼吸。黑夜遮掩了她孤单的身体,却遮掩不了她翻腾的思绪。只不过十九岁,她对人生的许多问题,还看不透,还想不明,还渴求着令人满意的答案,却也知道,有些问题总是注定无解,有些痛苦总是需要独自消化……

二

舒柏康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法合眼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很难受，又怕吵醒了小小，于是摸黑披件外衣，猫着身子悄悄出门，走到大枫树脚下，摸索着坐到一根光滑的粗树根上；又迅速从衣袋里摸出一盒劣质的香烟，熟练地抽出一根，点燃，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

东方还没露出鱼肚白。夜，静悄悄，枫树枝头上的鸟儿正在酣睡，偶尔有几声小鸟发出梦呓的声音。舒柏康手中的香烟发出微弱的忽明忽暗的光，在这伸手还难见五指的黎明前，如同一只还留恋着夏日的萤火虫，发出生命的微光。

这段时间，舒柏康经常失眠，即使睡着了，也是噩梦连连。总梦见伊梅小时候，他带她去集市，明明是把伊梅牵在手上，却不知什么时候滑手弄丢了，他焦急地四处寻找，要不就是怎么找也找不着，要不就是看见她被一个面目狰狞的女人抱走，他急得赶忙去追，却怎么也抬不起脚步……

匆匆把日子定在今天，只不过是拿伊梅的生日做个幌子，主要还是怕夜长梦多，怕到嘴的鸭子飞了。只是自从伊梅答应这桩婚事之后，舒柏康明白自己并没有感到事情进展有多顺利，反而更加沉重多虑起来，尤其是在喜事临近的这两天。

把伊妹嫁得这么远，到底是福还是祸？吴秀珍那女人的话又是否真的可信？她儿子的残疾是不是仅仅像伊仁这样，还是比伊仁更为严重？要是聋三哑四，残手断脚的，那叫伊妹这孩子如何去面对，去承受？吸完一根烟之后，舒柏康突然想到了这些问题。幡然醒悟，使得他感觉自己就像被判了刑的犯人，突然认知罪孽有多深重。

这决定有点草率了。是真草率了！当初决定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这些！事到临头了，唉，事到临头了！现在来想这些又有什么用？舒柏康掐灭

烟头，坐直身子，懊恼地轻拍了一下大腿，又情绪激动地去摸口袋里的香烟。摸索了半天，摸出一根，接着很快点燃，深吸了一口，又一口。劣质的烟丝，吸猛了，呛了气管，连续的咳嗽声惊醒了头顶上酣睡的鸟儿们，叽叽喳喳了好一阵子。

这决定是有点草率了！他自言自语着，开始反思自己当时只朝一头想了，只想着伊仁能有两万块钱娶回媳妇；只想着蓝诺那小子可能变了心；只想着蓝诺的母亲，大正月里站在大枫树脚下，泼妇样对着他家骂伊妹那些刺心的话。那些话，现在又在他的耳边回响起来：我告诉你！你少跟我家诺儿来往，耽误他的前程，我不会放过你……农村人的命就是农村人的命，还想攀着我家诺儿将来过城里人日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土麻雀还想变金凤凰！我死也不会同意让诺儿回来娶你的……

农村人的命难道就没办法改变吗？我这样做，不就是改变了伊妹农村人的命运吗？我不过是家里条件不允许罢了，家里如果没有添小小……如果没有添小小，会继续让伊妹读书吗？舒柏康扪心自问。应该会吧！要是让伊妹继续读书，像陈家庄那小子一样，考上大学就脱离了农村，就再也不用像自己这样，整天头插到泥里做庄稼，结果还是穷了一辈子。舒柏康越想越郁闷，又猛吸了几口香烟。浓浓的烟雾呛得他连续咳嗽，又吓坏了头顶上的鸟儿们叽叽喳喳了好一阵子。

其实，舒柏康所认为的读书能改变农村人的命运，是完全站在他儿子的角度去想的。在他的潜意识里，女孩子多读书是浪费，是给别人家读了，因为女孩子迟早是要嫁到别人家的。他的大女儿伊桃只读了二年级，二女儿伊菊也只读到小学毕业，让伊梅进高中，也并非是他心甘情愿。舒伯康本想着让她读到初中毕业，就已是很不错了，再说伊仁正在谈恋爱，接着娶亲要花钱，哪还舍得花钱再供伊梅读书？后来还是伊仁反复劝说，他又没有更好的理由拒绝，才勉强同意伊梅上了高中。

苏子薇的母亲说，只要你家拿出两万块钱彩礼钱，我就同意子薇的这桩婚事。她知道舒柏康的家，别说是两万块钱，两千块钱可能都拿不出来，她只不过是想用这笔巨额的彩礼作为一种拒绝的方式罢了，她怎么可能会同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残疾人？

可是舒柏康较真了，为了这两万块钱彩礼钱，他不得不改变自己传统的